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鼓風爐旁十四年

伊凡·柯魯包夫原著 中 耀改寫

勞動出版社

我小時候，生活在奧勒爾省的一個小村子裏。

在我一歲半的時候，我母親就故去了。父親爲了生活，就離開我到別處去找工作，好容易才在休茲鋼鐵廠裏，找到一個混飯吃的位置——是在鼓風爐上當工人。

祖母一手養育着我，她費力氣的用麻皮給我做鞋穿，在破爛不堪的白布衫上替我補紅「補釘」。我的頭髮長了，她就按着鄉間的習慣，拿剪刀替我剪，鬧得滿腦袋剪刀的印子，活像狗啃的。

我們平時吃的東西，差不多總是山芋，頂多加上一點蘿蔔或者做點湯喝。要是有點麵包，就得切開，留幾頓吃完，同時還得把它放陳了才吃，因爲這樣吃能省一點。

我們住的是一個又陰暗，又狹小的房子，用一塊破麻袋做的簾子，擋住外面的冷氣，連個烟囪都沒有，有烟還得從門簾子縫裏鑽出去。一生起火的時候，烟氣都能把人噎死。所以有烟的時候，我只得蹲下，~~蹲下~~，就得躺在一條毯上換換氣，可是因爲地面太冷，還得把腳翹起來。小房的棚頂上，又黑又髒，常往下滴黑水，有時候就掉在腦袋上。

我們家有一頭乳牛，可是我們吃飯的時候很少有牛奶，我祖母總是費力擠好，然後很細心的做成乳酪再賣出去。她平常總用一塊布，緊緊的紮在牛奶罐子上，誰要解開它，她都能知道。我餓極了的時候，就不管怎麼的，用一個麥桿從布縫中插進去，大喝一通。有時候牛奶少，就讓我全給喝光了，可是蓋子還是原封不動，也許我祖母心想這是妖魔鬼怪幹的呢？

我們家還有點地，一塊是草地，一塊是不毛之地，只有一小塊熟地能夠種，這就是我們家生活的主要來源。

我從小就淘氣，常和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打架，到菓園子去摘蘋果吃。我不怕狗咬，也不怕挨打。

我一共唸過三個冬季的書。爲了掙一點錢，我從十二歲就給人家放牲口去了。可是掙錢太少，做零工的孩子都比我掙的多，所以我幹了幾個月之後，就不想再在那兒幹下去，祖母怕我找不到更好的地方，她不答應我離開那裏。可是我從小就是個倔強的人，到底我沒再幹。隨後，我給一家庫拉克人去放羊，同時也幫助他們家收拾園子，他們一天給我一毛半錢，比以前的工資是多點了。

收拾園子的生活很重，我常自己想：我在這裏幹活差不多脊樑骨都累斷了，可是收成都是人家的，那一天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幹活呢？我想我們家就是缺一匹馬，有匹馬就好多了。

在我十五歲那年，我父親回家來了，那時候他已經在第盧茨科夫加做工了。他要把我帶到工廠去做工。在上車站的道上我心裏想：「我這回恐怕就能掙幾個錢，買匹馬了。」

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父親的錢不夠買到第盧茨科夫加車站的火車票，所以就買了一小段的車票，剩下那一段路程，我們是偷偷的坐在貨車上，才到了目的地的。

我們在夜裏趕到了工廠，父親當天就得上工。那座大爐子，閃着耀眼光芒，煉焦爐裏，通紅通紅的火苗，突突的跳着，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些玩意兒，有點發迷，張着大嘴像傻子似的看着。

這一天，父親領我見監工的去講工，那個小個子的監工，用斜眼瞅着我說：「不行。」他嫌我年紀太小。可是在我父親給了他點錢之後，他又要我了。

從這天起，我就每天打礦石，一天給四十個戈比克工錢。（一百戈比克等於一盧布）我父親也在這部份幹活，他當開吊車的技工，他掘砸碎的石灰和礦石，用裝料的吊車斗開到爐子頂上。我舅父也在這工廠，他在砂模間裏做工。

這裏的活計，當然是很苦的，一天要幹十二小時，不放假，禮拜也不休息，這個禮拜做日班，下禮拜就得做夜班，星期六換班，這時候有一班人還得頂着幹二十四小時。可是我從一到工廠後，就對這裏的工作發生了興趣。吃完晚飯之後，我常到舅父那裏去，一邊幫着他幹活，一邊看鼓風爐，也去看看馬丁爐（平爐）和軋鋼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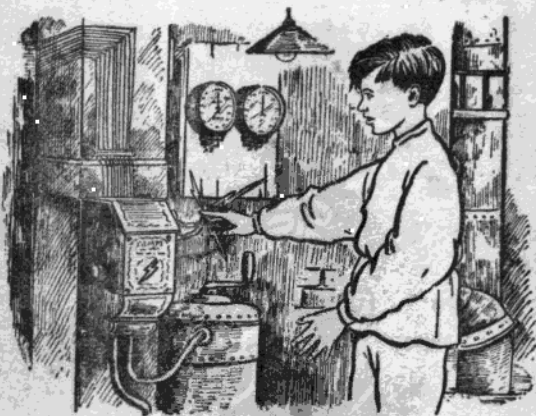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我偶然走到過磅房，我進去到各處都看了，一抬頭，看見電燈上連着細絃，也沒有皮包着，不像普通的電線，我想：用些東西作琴絃一定挺好，我就伸手去摸線，忽然覺得有人打了我一下似的，我向四面一看，房裏也沒有人呀！我又一摸，又打我一下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我甚至連桌子底下都看了看。第三次我又去了，還是一樣的奇怪，正在這時候，管秤的人來了，我問他說：

「伯伯！這是琴絃吧？但是我一摸就像有人打我似的呢。」

他笑着讓我再摸一下，我剛一摸，就不得不跳回來了，他哈哈的笑了，笑了大半天才說：

「那是沒包皮的光線啊，我的孩子！它有電，能打死你的呀！」這回，我又懂得了是一件新鮮事。

以後我有空就在爐子旁邊幫他們做事，翻沙、掃渣滓和挖漕道。我非常想當一個爐工，他們告訴我：要想當一個好爐工，必須得大捶掄得好，所以我就開始苦練，我把尖咀鎚放在地上，拿它瞄準。我學的很好，直到現在我還能用雙手拿着錘子敲打一棵小針，永遠不落空呢。日子就長了，工廠這一套，我知道的挺多了，我爬遍了所有的煙囪和塔架，我喜歡看馬丁爐裏的鋼水是怎麼流出來的，喜歡看怎樣軋



忽然覺得有人打了我一下似的。

鋼軌。眼看著一塊紅鐵塊變成了細長的鐵道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我知道鐵道是怎樣鋪的了。

我還是想著當爐工的事，我一點也不怕火，我想：別人能在火旁的熱氣中幹活，我也就能幹。這時候我非常喜歡工場了，工作吸引着我，我再也不想轉回鄉間去。

在弟盧茨科夫加，工廠裏的管理主任和工頭都是法國人。鼓風爐間的那個法國人，叫做莫里爾，他長着鷹鼻子鶴眼，總像在生氣似的。他手裏拿着一根棍子，到處閒走，看着那個工人不順眼就敲打一下。俄國人一點也不吃香，連俄國技工也是一樣，其實活計全是俄國人幹的。在放鋼之前，法國人來一會，四處望望，喊一通又回自己的舖上去了，可是在吃飯的時候，他們就不同了，他們每頓飯都有羹湯、肉、酒，一會兒就吃得精光，吃完之後就倒頭大睡。

以後，傳說莫里爾要調到瑪克伊夫加的新工廠去，而且還要帶些工人去，我也想去，可是他不用我，末了託了一個人情，才算去成了。

我們往瑪克伊夫加去，也是走去的，一路上走得非常吃力。

我和父親搬到一個宿舍去，這是個很大的建築物，住着一百多工人。這裏比以前住的那地方更髒，臭虫、跳蚤和蚊虫太多了，第一宿我一夜也沒睡成。

這裏的爐子還沒開火呢，所以我就在鼓風機裏做零工，給什麼活就幹什麼，掃爐灰、挖槽溝，並且修掃爐子準備開工，在礦砂運到的時候，我還得去卸貨。

我父親待我太嚴，我不願意和他在一起幹活，所以我總是和我的夥伴克里瓦諾蘇夫在一塊幹活。我們倆一天能卸三四車礦砂，可是那些法國工頭還總催着我們：

「趕快！趕快！」卸不完的時候，他們就罰錢。他們告訴我們說：在法國，每個人能卸完五六車，可是過復活節那天，工人差不多都離開場子了，這時候來了一列車礦砂，監工就到宿舍裏去找人，在家的人不多，所以連法國工頭也得去了。我和我的夥伴也去了，結果我們倆卸了三車之後，那四個法國人連一車還沒卸完呢。我笑着對我的夥伴說：

「這些法國人，光會吹牛皮……」

卸礦砂不是輕鬆的事，卡奇來的礦砂更難卸，因為它是黏膩的。我那時才十七

歲，所以卸了一會就累得滿身大汗，脊背就又酸又疼了。

克山也是卸車的，他幹的很快，有一天他跟我說：

「柯魯包夫：明天我一定找經理去，要求包卸……」

我說：

「你有門子嗎？」

他說：

「對工廠有好處的事，還用門子！」

第二天，我問他：

「克山，怎麼樣？你去過了嗎？」

克山不高興的說：

「他媽的！他們連辦公室也沒叫我進。」從此克山幹活也不起勁了。

第一座鼓風爐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號開工的。

舉行典禮的時候，那些大人物，資本家都來了。

經理的太太，拿着火把點了火。因為那時候有個規矩，就是，鼓風爐的第一把

火，必須是女人引起的。

開工後，我父親被派在爐頂上做工，我也被派到那兒去打雜，可是我不願意在那兒幹，因為大爐蓋子不嚴，總漏煤氣，薰得我們父子倆總是腦袋痛，可是我父親還挺着幹。以後壞到不能開了，才停了工。

仔細一檢查，原來是爐脖子裏那個防備爐料打擊的鐵圈，翻捲向上過去了。所以一定得把釘着的釘子打掉，把鐵圈拿下來。爐子太深，所以還得往裏填料石，要不然就夠不着打釘子。填了礦石之後，底下還得接着燒火，不然的話，火一滅，鐵水一凝在爐子裏，這座鼓風爐就毀了。礦石填得差不多的時候，又放下去一個鐵梯子，同時還合計，得把下去的人周身細好，如果中了爐子裏的熱力和蒸氣的毒時，就把他拖出來，可是誰去呢？工人們誰也不願意下去，法國人呢？光是站在一旁喊：

「下去！小夥子們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可是他們誰也不願意自己下去做個榜樣。

末了，監工的說：

「把柯魯包夫找來吧！他能幹。」他在以前那個工廠的時候就知道我，他還叫過我「冒失鬼」呢。

我上去往爐裏一看，我的好奇心來了，我說：

「好！我試一條伙。」我扔下去一把鏟子，把腰用繩子繫好就下去了，但是還沒有等我把鏟子拾起來呢，他們就要扯我上來，我大聲的說：

「等一會兒，這裏並不壞，挺涼快！」一點不假，裏邊並不十分熱，只覺着從腳底下往上冒熱氣。我用鏟子在裏面平礦砂，向各處敲敲看看，可是，他們在上面又喊了。我爬出來以後，他們才敢下去收拾爐子了。

從這事以後，工頭把我調到渣子處去了。

那時候倒渣子不像現在可以用機械倒，得用手幹。有一回，在我從渣子車往外倒渣子的時候，發生了一個小爆炸，有些渣子飛濺到我的腿上，燒透了靴子和裏腿布，一直燒到肉，起初不十分疼，可是後來泡爛了的時候，可疼的很。

這是我第一次被燒，休息了兩個禮拜，可是這並沒嚇住我，我知道老爐工身上是都有幾塊燒傷的疤的。

等我剛復工不幾天，我們場子裏又出了一件大事：是生鐵水衝破了爐壁，鐵水流的到處都是，鐵道上也凝結上了，枕木也都燒毀了，連我們那個渣子車裏也流滿了。爲了把鐵水趁熱倒出來，得把起重機的鋼繩綁到車子上。他們在車子上橫搭了塊木板，爲了遮擋它放的熱，大夥就往土撒土，土撒上去的時候，鐵水還一閃一閃的呢，但是撒完了土以後，誰也不敢上去，因爲萬一失腳掉到鐵水裏面去，連骨灰都不能剩下。

監工的又想起我來了，他叫人把我找來，問我能不能幹？

我一看，那塊板子都烤得有點焦了，可是我再一看，大夥都在瞧着我，我這年騎小夥子的一股猛勁又上來了，我說：

「我能。」我爬上去，三兩下子就綁好了。

第二天，監工把我派到煤氣部份去了。

煤氣部份的主管工人，是鄂斯塔科夫，他是個老工人了，對這一行熟的很，閉着眼睛都能幹得來。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肯教我。

有一次，他叫我去他家給他取午飯，我順便給他買上一瓶白蘭地酒，他吃了個

醉飽，高興透了。從此以後，他開始教給我手藝，告訴我這個怎麼用，那個怎麼使，我就全記在心裏了。

爲了慶祝我的提昇，父親叫我買了些吃喝的食物請請客。晚上七點鐘的時候，父親和客人都已來到，鄂斯塔科夫也來了，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場。

鄂斯塔科夫總是很認真的教導我，他是很嚴厲的，我做錯一點事，他馬上就要打。可是我幹活總是十分小心，對他也是十分尊敬。所以在很短時期，他就敢叫我管理機械了。他離開這裏後，我得用我所有的能力來看管氣壓計、記度數、或者是管理開關。

夜裏，他睡在工作室裏，枕着一塊磚，睡得很香甜，到應該開動總氣管的時侯，他就機器似的一定會醒來，他醒來總是說：

「柯魯包夫！把機器開開！」

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我從他這裏學到許多東西，學到了清潔，謹慎和確實。

我父親在鼓風爐上，幹了許多年，會一套特出的手藝，在工廠裏要算一個數一數二的工人了。可是在當時，有能耐也沒用，我父親脾氣又硬，常和領班的吵架，

所以總是不能提升，他心裏有委屈，就借酒澆愁，總是喝得爛醉如泥。在他第二次結婚以後，也還是照樣喝酒，結果有一次，因為喝醉酒，在班上睡覺被開除了。他就祇能給我留下了八十盧布的債務到別處去了。

剩我一個人了，爲了吃飯方便，我住到在一個鼓風爐上幹活的同鄉亞里西家去了。他的太太名叫奧加，待我非常好，她是一個挺溫柔大方的女人。

過了幾個月，她要回家鄉一趟，我和他們兩口還照了個像片拿回鄉下去。可是村裏人都不認識我了，因為我離開那裏的時候還是個小孩子呢。

奧加由鄉間回來不久，亞里西就得了很重的肺炎入院了。

有一回，有一個女的來看奧加，我們在一塊喝茶，在奧加出去的時候，那個女的忽然向我說：

「要是亞里西死了的話，你願意和奧加結婚嗎？」

我開玩笑的說：

「當然啦！我願意。」

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亞里西真會死，可是在他入院十五天後，他真的死了。

奧加到一個親戚家去了。

我開始考慮我先頭偶然說出去的話，我想：她雖比我大六歲，可是……她對一切人都那麼和氣、親熱、別人也都尊敬她、喜歡她。我想了又想，最後，我決定了：還等什麼呢？上那兒去找奧加更好的人呢？於是，我託卡特林去問她，可是，總也沒有接到回信。

有一回，我忽然碰到她了，我把她叫住了，我問她：

「卡特林沒給妳帶過口信嗎？」

她低着頭說：

「帶了。」

我說：

「妳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她說：

「唉！我都快老了，你還這樣年輕，你沒想到這一層嗎？」

我說：

「一切事情我都考慮過了。你說吧！」

可是她沒有回答我。

晚上，我又到她那裏去一趟，她還是那樣說，我再三的向她解釋，過了幾天，她探問了親友們的意見，最後，她答應了。

她給她母親寫了信，她母親知道我父親好喝酒，無論如何不答應這門親事，爲了這個緣故，我決定我自己回故鄉一趟，解決這件事，於是，我請了兩禮拜的假。

我回到家鄉，已經快沒有人認識我了，當我告訴他們我是誰以後，他們都熱烈的擁抱我、親我。

他們知道我是爲了婚事來的，以後，有的人就說：「天下有的是好姑娘，不應當和寡婦結婚。」可是我伯母告訴我說：

「你就娶奧加吧，像她那樣的好女人不好找啊，你別聽他們的胡說！」

第二天，我就到奧加的母親家去了，我給她帶去不少禮物。她待我不錯，我和她談的很好，她答應了這門親事，寫了封信叫我給她女兒帶去。

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，我們結婚了，父親也來參加結婚典禮，我的朋友們也

全來了，婚禮舉行得很闊氣，酒席辦得也挺不壞。

我把所有的錢，全用在結婚和安家上了。

過了一年多，我們有了一個兒子，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叫巴富爾。

在我們廠裏第二個鼓風爐開工的時候，我被派去當煤氣部份的主管人，另外還給了一個助手。可是，不久，經濟危機來了，貨物都堆在倉庫裏，第二個爐子又停火了，我又回到鄂塔科夫那裏去。

第二年，那個爐子又開工了，我被派到那個爐上去學爐工。這裏的法國工頭也是吃、喝、睡。我想不管怎的，我



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，我們結婚了。